是老师，他或她整天都在忙碌，不承担科普的责任，一切要靠你自己去发现，去琢磨。这个时候，劳动人民家庭的孩子就有了优势，因为早早地成了父母的小帮手，就多了一个观察未知世界的机会。

承担日常生活物资采购的主力当然是家庭主妇，家庭的经济大权历来是女人一把抓，这也是上海人家的传统。现在上海小菜场里男人越来越多见了，这可视作“妇男”解放的象征。

在计划经济年代，去小菜场不仅要带上钱包，还要带上花花绿绿的票证，买鱼买肉买鸡蛋，甚至买块豆腐都要凭票。尤其到了国庆或春节，小菜场会突然呈现供应充足的欢悦场景，如潮水般涌动的嘈杂与喧哗令人兴奋，无规律的市声中夹杂着两三声短促而紧张的吆喝。

清晨的空气往往是潮湿的，从水产和家禽腹腔内部逸散开来的腥臊气味，与咸肉的微弱却异常顽固的哈刺味，被压得很低，挥之不去，倒并不十分令人讨厌，毕竟能让人联想到餐桌上的美丽画面。

妈妈带着钱包和票证，买来了一篮子鱼肉鸡鸭，还有蔬菜。这个过程通常有点漫长，因为小菜场虽然设有数十个摊位，师傅的动作与心算也十分熟练，但每个热门摊位前都会排起长队。主妇们还喜欢找面熟的师傅，爽朗地打声招呼似乎就能买个放心。不过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，开后门没那么容易。

慌乱之中很可能忘了什么，比如葱姜之类，所以回家后差孩子再去小菜场补充。孩子总是得了鸡毛当令箭，小胸脯挺得高高的，手里紧紧攥捏着两张小票往小菜场里狂奔的心情，今天的孩子是无论如何也体会不到的。

我家附近有两个室内菜场：八仙桥菜场、顺昌路菜场，如果去福州路菜场的话要坐 17 路电车，这会增加买菜成本，非必要不会经常去。福州路菜场在老上海口中也叫水产公司，以水产品种丰富而著称，我记得妈妈多次去那里买大闸蟹和河虾。事实上，太平桥和八仙桥两个菜场也不常去，离我们家最近的

上世纪五十年代上海市民排队买菜的情景。

是吉安路菜场，出了弄堂走几步就到了。它是露天菜场，马路两边都是紧密相连的摊位，估计有一百多米的长度，最繁胜时还有少量摊位延伸到东侧的两条支路上，如果那时有无人机的话，升空后就可以看到一个 F 字母。

每个摊棚长有四五米，高两米多，用手臂粗的毛竹搭建框架，上面盖油毛毡以遮阳挡雨，到冬天就苦了，刀子似的寒风从四面八方刮来，我看到师傅的手都是又红又肿，鼻子也是红的，鼻尖挂着亮晶晶的鼻涕。等我读中学后，露天菜场用上了钢架摊棚，绿色的玻璃钢瓦楞板盖顶，水泥磨石子台板，十分光洁。摊棚的前方边檐挂着长长的木牌，分别标注蔬菜、水产、禽蛋、猪肉、豆制品、清真专供等等，花花绿绿，十分醒目。节假日也会临时换上标语，比如“抓革命，促生产”“过一个

在好奇心很重的城市孩子眼里，**小菜场就是一个美丽新世界，那里隐藏着课本里没有的知识，点点滴滴又与我们的日常生活休戚相关。**